

袁去華詞任



奉新词语

徐冰云 肖正根 编注

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前 言

袁去华（生卒年不详），字宣卿，南宋洪州奉新（今江西奉新）人。与洪迈（1123—1202）、陆游（1125—1210）、杨万里（1127—1206）、张孝祥（1132—1170）为同时代人。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五年（1145年）与洪迈同登进士，比杨万里、张孝祥早九年。终生未做过大官，壮志未酬，怀才不遇。年轻时曾在善化县（今湖南长沙县）任过知县。因荒年抵制知府酷捐杂税，被贬至醴陵县（今湖南醴陵县）任县丞（知县辅佐官）。大约中年以后才迁升为石首县（今湖北石首县）知县，从此再未有迁升，直至去世。他为人刚直不阿，敢于正视现实，不畏强权，所任之处，皆有利民政绩。因不苟合上级，终生不得志。这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学问渊博，文笔精健，尤长于词赋。所著多为同时代著名词家张孝祥所称赞。著有《适斋类稿》八卷（今已佚）、《宣卿词》一卷九十九首。因作品多失传，故清代以来不为文坛所重视，连《四库全书》也未收入，幸亏清人王鹏运将其词收入《宋元三十一家词》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袁去华生活的时代

袁去华生活在南宋前期。一一二七年四月靖康之变，北宋王朝覆灭。五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上帝位，开始了南宋半壁江山的统治。金统治者占领了淮河以北的

北方广大地区，迫使宋朝南迁。金统治者的野蛮政策和残酷掠夺与压迫，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南宋统治集团中也展开了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在严重的民族斗争面前，南宋最高统治者不仅始终没有振作起来，增强实力，抵抗金统治者的步步入侵，相反卖国求荣，苟且偷生，日趋腐朽。宋高宗赵构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秦桧和赵构亲手策划了宋金绍兴和议，南宋向金称臣，每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割让大片土地。宋孝宗赵昚于一一六二年登位后，曾想革新一番，下诏追复岳飞官爵，并起用主战派官员，但金宋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一战，宋军大败，宋孝宗不仅丧失了恢复故土的决心，而且又于一一六四年与金朝订立了隆兴和议，又失去了大片土地。由于金世宗夺取政权不久，急需巩固其统治地位，才停止了大的进攻，从此金宋之间有三十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南宋王朝得以苟安。然而朝廷上下明里歌舞昇平，醉生梦死；暗中勾心斗角，残害忠良。面对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屈节求和的南宋腐朽统治集团相反，广大人民和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都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精神。袁去华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之中。

这种贯穿着整个时代的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精神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就汇成了文学思潮中的爱国主义。陆游、辛弃疾等就是伟大爱国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中有的不畏强暴，不屈压力，直接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汹涌磅礴，豪迈奔放，雄奇跌宕；有的由于卖国集团的压制和打击，间接地或多或少或现或隐地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对统治集团的不满和愤慨。袁去华就是他们中的一位成就卓著的词作家。这种爱国主义词在南宋前期文学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是南宋文学的主流，它表明了南宋前期文学的健康发展。

《宣卿词》的思想内容

由于《适斋类稿》今不复见，袁去华的主要艺术成就只表现于《宣卿词》中。全词九十九首，尽管不及《稼轩词》的六分之一，然而其内容却是丰富多采的。时代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作家，也造就了袁去华，使他成为南宋前期的爱国主义词人。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抱负是强烈地要求反抗异族侵略，恢复祖国统一。这也是他作品的主要思想内容。

《宣卿词》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表现于力挽狂澜，热望收复祖国河山的壮志豪情。《水调歌头》（“笔阵万人敌”）和《水龙吟》（“汉家经略中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首词写道：“长安知在何处，指点日边明。看取纶巾羽扇，静扫神州赤县，功业小良平。”作者借长安喻比宋京城汴京（今开封），表现了词人对北方广大区域沦陷于金贵族统治者的愤慨以及对沦陷区人民群众的深切怀念。词中还表现了作者誓以诸葛亮纶巾羽扇，指挥自如，从容不迫的雄才大略，将入侵金统治者一扫而净，收复国土，从而建立张良、陈平般的丰功伟绩的报国雄心和必胜信心。也表现了举国上下“翻笑凌烟阁”的胜利喜悦心情，到那时即使自己“双鬓半星星”也在所不惜。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不亚于辛弃疾。这种壮志豪情和必胜信心在后一首词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和真切：“方看长驱万里。笑谈间，生擒元济。”作者冀望在辽阔的万里中原上从四面八方长驱金兵，活捉金兵高级头目。这种丰富的想象力是多

么可贵！他寄希望于能人出现：“自武侯蜕迹，羊公缓带，功名事，更谁继。”正是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他也迫切希望朝廷能举贤识慧，重用抗金英雄，让他们为国建立功勋。“非熊未兆，封留终在，同功异世”就是他这种愿望的表现，也是他自己真实思想的自然流露。到那时就会“刻就丰碑”、“流传千古”。作者借姜太公出山佐武王灭殷，为周朝建立功勋的典故，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全国人民都愿报国立功的心情，只要朝廷能重用爱国之士，坚决抗金，那么“生擒元济”只需“笑谈间”。这又表明了作者对抗金充满了乐观精神和必胜信心。

其次表现在对南宋统治者苟且偷生、屈节投降的深刻揭露和无比憎恨。最突出的代表作是《满江红》（“社雨初晴”）：

“望绛阙，祥云亏蔽，粉垣千雉。万柳低垂春似酒，微风不动天如醉。遍万井、嬉嬉画图中，欢声里。”眼看着北宋京城和辽阔中原乌云遮天，到处是金统治者横行霸道，掳掠抢劫，而南宋统治者不仅不奋起反抗，收复失地，反而宫廷内外处处歌舞昇平，醉生梦死，在暂时的战隙之中过着荒淫腐朽的生活。这对一切有志之士来说，是痛恨之至，忍无可忍的。作品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统治者的这种罪恶行径，并给予辛辣讽刺和嘲笑。另一方面，作者又对北方广大沦陷区人民群众寄予深切怀念。《水调歌头》（“吴门古都会”）就表达了作者的这种怀念之情：“画图中，烟际寺，水边楼。叫云横压，须臾三弄不胜愁。”一想起北方中原那美丽的都城，可爱的同胞，正处于金统治者的蛮压之下，顿时使人忧不胜忧，愁不胜愁，所以词人发出“有恨向谁说，月涌大江流”的无限感慨。

《宣卿词》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还更多地表现在词人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忧愤之中。“记当

年，携长剑，觅封侯。而今憔悴长安，客里叹淹留。”〔《水调歌头》（“天下最奇处”）〕正是他追昔抚今感慨万千的集中表现。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水调歌头》（“雄跨洞庭野”）和《满江红》（“社雨初晴”）两首。在前首中，作者面对“一夜寒生关塞，万里云埋陵阙”的严酷现实，心中充满了“耿耿恨难休”的爱国之情，然而，由于宋高宗和秦桧之流屈节投降，残害忠良，广大爱国之士壮志未酬，报国无门，所以词人写道：“登临处，乔木老，大江流，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岂止书生报国无地，抗金英雄也是如此，只有“徒倚霜风里，落日伴人愁。”在后首中，作品直接揭露了造成“报国无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宋最高统治者的卖国求荣，苟延残喘，不重用广大爱国将领和一切爱国之士。“嗟倦客，道旁李。看人事，槐根蚁。立苍茫俯仰，漫悲身世。”所以作者感叹“靖节依然求县令，元龙老去空豪气”，乃至产生“便乘兴，一叶泛沧浪，吾归矣”，象陶渊明一样归田隐居的思想。这种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感叹在《宣卿词》中比比皆是：“功名事，云散鸟飞，匣里青萍漫三尺。”〔《兰陵王》（小桥直）〕“功名事，今老矣，待何如。”〔《水调歌头》（“鸟影度疏木”）〕“富贵功名，本来无意，何况如今”。〔《柳梢青》（“草底虫吟”）〕都表现了作者的这种忧愤之情。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种忧愤感叹之情，决非作者个人之情，它代表了广大爱国之士的共同心情，而作者却并不为自己争功邀名。这在一些咏雪、咏梅的词中表现得很突出。如“念寒梅映水，匀妆弄粉，与谁争好。”〔《水龙吟》（“晚来恻恻清寒”）〕所以词人的怀才不遇之感，并不是个人患得患失之情，它维系着大宋江山和祖国统一的大是大非问题。尽管

作者雄心未展，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报国无地，然而他决不肯同流合污，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思想品格。“小桃半吐，羞得无藏处。不怕雪霜欺，最难禁、豪风横雨。”〔《蓦山溪》（“蕊珠宫阙”）〕词人以梅花自比，决心傲霜斗雪，表现出不妥协屈节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

除爱国词之外，在《宣卿词》中大量存在的是思乡、思家、思亲、思友的“四思”词。这类词大约占四分之一强。这些词有相当一部分并不单纯是作者家乡观念和个人私情的流露，它和爱国是分不开的。有国才有家，爱家必爱国，卖国求荣的人不可能是爱家的。这点在作者思想中是很明确的。到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认识就更高了，他捐家抗元是最彻底的大公无私。这种词多半是失意之作。从情调来看，多为离愁别恨。但这种离愁别恨并不是政治上得意之士的故作多情，而是和政治上的失意、壮志未酬，怀才不遇交织在一起，因而显得更加深沉，更加忧郁，更能引起共鸣。如《满江红》（“香雾空濛”）：“人语静，签声杳。珍簟冷，纱厨小。想云窗依旧，梦寻难到。雁足空来书断绝，眉头顿著愁多少，纵细写、琴心有谁知，朱弦悄。”这不单是思念之情，而是明显地交织着失意孤寂之感。又如《满江红》（“画栋珠帘”）：“愁似织，人谁省。情纵在，欢难更。满身香犹是，旧时荀令。宦海归来尘扑帽，酒徒散尽霜侵鬓，最愁处，独立咏苍茫，西风劲。”作者感叹无人能理解他心中的忧愁，不仅“宦海”，就是“酒徒”也都不理解自己。这当然不止是离家之愁，更主要是失意之忧。正因为政治上壮志未酬，怀才不遇，所以在一些词中就表现出忧上加忧，愁中添愁的感情。因而思乡、思家、思亲、思友的离愁别恨之情就更加深切。

也有些词是单纯地表现作者个人思亲思友感情的离愁别恨。这种词一般来说，政治色彩不浓，有的简直与政治无关，只是亲朋好友之间深情厚意的交流。这方面的词也不少，有《瑞鹤仙》（“郊原初过雨”）、《宴清都》（“暮雨消烦暑”）、《安公子》（“弱柳丝千缕”）、《金蕉叶》（“行思坐忆”）、《鹊桥仙》（“明眸皓齿”）、《相思引》（“皓齿清歌绝代音”）、《忆秦娥》（“月照席”）、《长相思》（“荷花香”）等十余首。其中《宴清都》和《安公子》是代表作。这两首词可能都是为思念某一女子而作。前首上阕由景入情，追思当年“西厢待月私语”的情景，下阕抒发相见难的思念之情：“佳期易失难重，余香破镜，虽在何据。如今要见，除非是梦，几时曾做。人言雁足传书，待尽写、相思寄与。又怎生、说得愁肠，千丝万缕。”后首上阕通过燕子归来，打听自己的心上人是否随着春天和燕子的到来而来到。下阕则写相见不能见，只有将思情“寄烟波东去”。有人以为作者思念之人正是他自己的爱人，大概是不无道理的。《相思引》（“皓齿清歌绝代音”）可能是为思念某一歌女而作。

在思乡词中，表明作者受陶渊明思想影响之深。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陶元亮，千载是吾师。”（《归字谣》）这有他正确的一面。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不入世俗的思想对袁去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正是继承了陶渊明的思想传统。在《宣卿词》中提到陶渊明的有六首以上。《六州歌头》（“柴桑高隐”）可谓代表之作。这首词一方面感叹“物是人非”，“人世任相违”，表现了对异族入侵，国破人亡和南宋统治者卖国求荣、昏庸无能的愤慨。另一方面却又十分赞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袁去华之

所以深受陶渊明思想的影响，其主要根源在于他们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处境，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因此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隔很远，也并不影响思想传统的继承。但也有不足的一面。袁去华在继承陶渊明正确思想的同时，也继承了他的消极思想的一面，如乐天安命，逃避现实等。作者过多地赞美隐士和隐居生活。《满庭芳》（“马上催归”）和《木兰花慢》（“□中原望眼”）一再表现“闲中最乐，饱外何求”的思想，这是典型的乐天知命，安于现状，逃避现实的思想。“似笑天涯倦客，区区地、著甚来由。真怜我，提壶欢饮，一醉散千忧。”“人生，谁满百，闲中最乐，饱外何求。算苦无官况，莫要来休。住个溪山好处，随缘去、蜡屐渔舟，虽难比，东山绿野，得似个优游。”这是他面对严酷的现实，英雄无用武之地，无可奈何而发泄的消极情绪。这种局限性是旧时进步文人往往难以避免的，它是残酷现实的一种折射，也是消极反抗的一种表现，是个人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产物。今人研究古人既要看到他们的局限性，又要历史地分析，不要过高地苛求古人。

《宣卿词》的艺术风格

我认为，在艺术风格上，袁去华是上承苏东坡，下启辛弃疾的重要词作家之一，因此恢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尤其是宋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现在该是时候了！虽然宣卿词的艺术成就比不上苏、辛，但内容范围比苏词更为广泛，而接近于辛词。其主要风格也是豪迈奔放。“记当年，携长剑，觅封侯”；“静扫神州赤县，功业小良平”；“登临处，乔木老，大江

流，书生报国无地，空白九分头”；“自武侯蜕迹，羊公缓带，功名事，更谁继”；“方看长驱万里。笑谈间，生擒元济”；“功名事，云散鸟飞，匣里青萍漫三尺”等等，都是他豪放风格的体现。袁去华以豪放爱国词列入辛派词人是受之无愧的。在文学史上，风格流派的命名往往不一定是以首创者、奠基人而定，也有以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集大成者而命名，“辛派词人”就是如此。辛派词人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成员都是爱国词人，其次在于他们都有豪迈奔放的艺术风格。正是从这两大特点出发，后来的文学史家们才将袁去华列入辛派词人。这并不意味着袁去华是学辛弃疾并深受其影响登上文坛的，更不是说辛弃疾是袁去华的先辈。所以唐圭璋先生认为袁去华中进士时，辛弃疾才五岁，说袁是辛派词人是不对的（见1980年1月20日致谢先模先生的信）。这种见解未免过于拘泥。一个词人是否应该列入辛派词人，根本条件不在于他是否晚于辛弃疾，并受其影响，而在于他是否具备了辛派词人的两大特点。所以依年龄来划分文学风格流派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事实上，辛弃疾之前有张元干、岳飞、袁去华、张孝祥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悲歌慷慨，壮怀激烈的爱国词，表达了抗击敌人，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由于他们处在灾难深重的时代，对外要反抗金兵入侵，对内要反对投降派，斗争极其艰巨复杂，他们作品的内容往往和政治问题紧密结合，所以在风格上就自然地上承苏东坡的豪迈奔放，下开辛弃疾词派的先河。其中张元干、张孝祥成就最高，影响也较大，所以他们成了辛派词人的先驱。袁去华成就不如“二张”，所以文学史多肯定他为辛派词人，但并未列入先驱，其实列入与否是一回事。辛弃疾之后那就更是后继有人，当然成就较大的只有刘克庄、刘

辰翁，此外还有陈亮、刘过、邓剡等。对于他们归入辛派词人是没有人怀疑的。

其实，辛派词人的艺术风格并非只是豪迈奔放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多数是豪放为主，同时又有其他风格，如张元干的清新婉丽；张孝祥的潇洒自如；辛弃疾的委婉清新，含蓄蕴藉等都是另一风格的表现。同样袁去华也有他清新自如的风格，如《红林擒近》：“森木蝉初噪，淡烟梅半黄。睡起旁篔簹，墙梢挂斜阳。鱼跃浮萍破处，碎影颠倒垂杨。晚庭谁与追凉，清风散荷香。”他还有含蓄蕴藉的风格，如《宴清都》、《安公子》等思亲词就体现了他的这种风格。至于唐圭璋先生在《宋词三百首笺注·自序》中对袁去华提到的“浑成”，我以为这不是指风格而言，而是指作品达到的艺术成就而言。所谓“浑成”，就是浑然一体，无雕琢之痕迹，如平时所说的“天衣无缝”。这显然是指作品所达到的艺术高度。

确实，《宣卿词》是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他那开阔的意境，激昂的情调，寄托的手法，典故的运用以及驾驭语言的能力，都使他的作品获得了较高的成就。在这方面恕不赘言。

总之，《宣卿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在文学史上无疑应该有它的地位。历来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们虽然有过一定的甚至较高的评价，如近人薛砺若认为它“豪爽幽畅”、“真切动人”（见《宋词通论》）以及今人唐圭璋先生评价它为“浑成”之作（见《宋词三百首笺注·自序》）等，但总嫌过略。如有专家学者能更具体、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它，那么它必然会在文学史上重放异彩。

由此联想到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同志们，尤其是萧正根、徐冰云同志，通过艰苦努力，辛勤劳动，利用编史修志

之暇，在短时间内编辑出版这本词注，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毋庸置疑，它的编印出版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袁去华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以及恢复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大有裨益的，尤其对于奉新的学者、读者更是如此。

蒋克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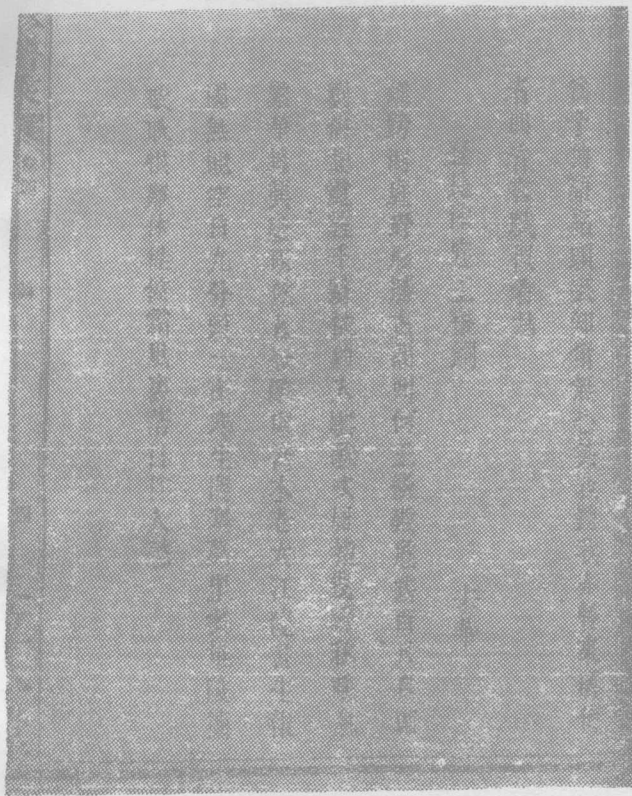
1984年12月于南昌

進士幼東公傳

公諱洙字幼東爲宜鄉公之孫景定壬戌進士除建昌王傅稍遷餘干縣丞奉職賑餓所全活者甚衆嘗攝州判案民以私憾殺人公廉得其狀爰覆案愆命以請不聽竟置於法民有存孤產者獄久不決公至一訊而服一冊稱爲神君政郵陽令以疾卒於官弟浚舉咸淳庚午解試載臨志

進士幼東公（袁去華之孫）傳

（載《袁氏八修族譜》卷二）



袁去华词作《水调歌头·登长沙定王台祠》

（载《袁氏八修族谱》卷四）

（载《袁氏八修族谱》卷五）

忠敬

忠信

忠仁

忠行

十四世

本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敬公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敬公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敬公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敬公

本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信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信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信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信

本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仁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仁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仁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仁

本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行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行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行
於 丁酉年七月朔十日未明時訂自修祖考忠行

九修族譜
卷五

袁去华、袁凤、袁洙之祖袁忠信简介

(载《袁氏九修族谱》卷五)

目 次

前言	蒋克己 (1)
图片集锦	(1)
水调歌头 雪	(1)
又 次黄舜举登姑苏台韵	(1)
又	(2)
又 次韵别张梦卿	(3)
又 送杨廷秀赴国子博士用廷秀韵	(4)
又 定王台	(5)
又	(5)
念奴娇 梅	(6)
又 和人韵	(7)
又	(8)
又 次郢州张推韵	(8)
又 九日	(9)
水龙吟 雪	(10)
又 次韵呈吕帅张漕	(11)
又 九日次前韵	(12)
满庭芳 八月十六日醴陵作	(12)
又	(13)
又	(14)
满江红	(15)